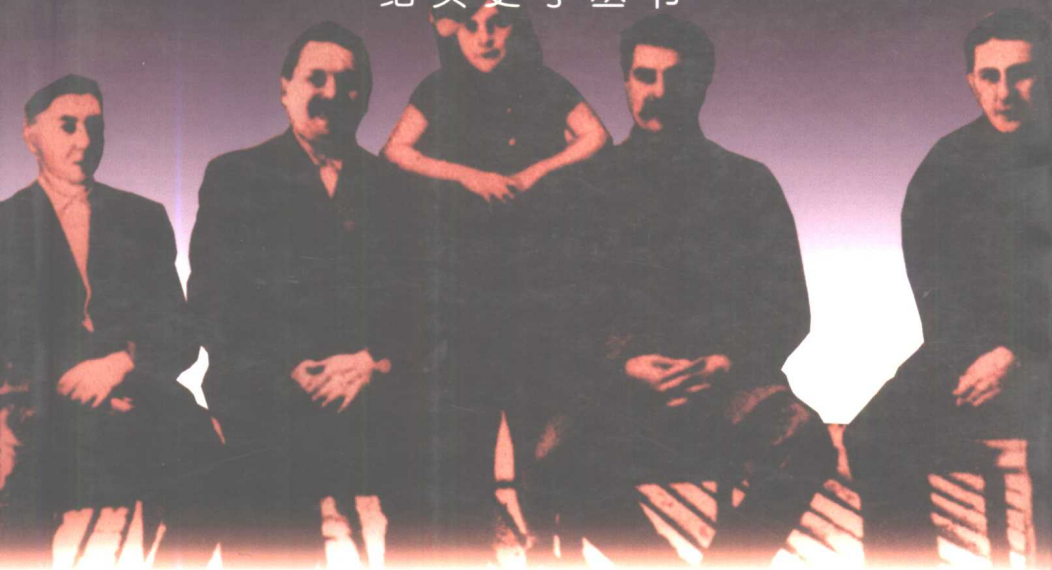


纪实史学丛书



斯大林和他的家人



文 青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纪实史学丛书

斯大林和他的家人

文 青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大林和他的家人/文青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2

(纪实史学丛书)

ISBN 7-80149-459-8

I. 斯… II. 文… III. 斯大林, J.V. (1879~1953) - 生平事迹 IV. A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739 号

·纪实史学丛书·

斯大林和他的家人



著 者: 文 青
责任编辑: 柳 楠 刘仲亨
责任校对: 同 文
版式设计: 辛 诤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01 年2月第 1 版 2001 年2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59-8/K·049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纪实史学丛书》出版者的话

读史使人明智。

读解历史，常读常新。

历史没有终点。

这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历史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然而史料本身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人们解开以往的历史谜团，这里需要历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努力。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历史学家创作史书，读者通过历史学家创作的史书了解历史。摆在读者面前的史书，很多确是历史研究成功之作，颇具学术价值，但因其含意深奥，描述刻板和文字拘谨而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历史学家固然应致力于学术研究，但历史创作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人们了解历史。因此，除了供学者之间交流的研究著作之外，历史学家还应该让史书以一种可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

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历史研究领域，那种认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就一定只能是“象牙塔”内的陈列品，或通俗的历史著作就一定缺乏深厚的研究功底的想法，未免失之偏颇。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般读者都是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作者的写作手法是否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专门为学术交流的作品是需要的（学术论文、专题研究成果大抵就是如此），但为广大读者阅读的作品也是非常需要的（大部分历史书籍理应如此）。而要写出这后一种的作品，作者除应踏实地在研究上下功夫，还要在表现形式上下功夫。当然，这种表现形式是基于纪述历史的真实，以使读者了解真实的历史为目的，而不是“演义”、“戏说”等文学创作，后者的目的是借助历史故事给人以文学的感受或娱乐，人们不会认为那就是真实历史。

“纪实史学丛书”则是要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一番努力：

第一，我们首批选择的大多是苏联历史上引人注意的热点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或者过去的史书中没有说清楚，或者以往的研究带有片面性，或者歪曲了事情的真相。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它既是专家学者注意研究的课题，又是一般大众感兴趣的问题。而解开这谜团，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又是广大读者的需求。

第二，毫无疑问，只有掌握了大量史料，历史研究才会有深度。我们丛书的作者具有多年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又掌握有大量史料，有条件拿出令人满意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以来发表苏联历史中新史料的俄国杂志多达150余种，各类专题及文集更是层出不穷。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我们确定以纪述史实为主的写作形式，不求过多的理论分析和评论。以描述历史过程为主线，把作者的观点、分析、

评论溶于史实记叙述之中。显然，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尽到这一职责，将由读者来判定。

如果我们的作品尚能令读者满意，我们当继续努力，拿出更多更好的历史读物奉献给读者。

目 录

谜中之谜	1
讳莫如深的出身与早年	4
婚姻与情妇	32
革命与爱情	43
家 庭	57
分 歧	79
自 杀	127
子 女	152
亲 戚	264
孤独的开始	300
参考书目	305

谜中之谜

人们研究活着的政治活动家，也研究死去的政治活动家，因为只要能够被认为是真正的政治活动家的人，他们的肉体哪怕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也不会死去。

斯大林正是这样一个不仅可以被称作真正是个政治家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影响、控制、左右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的人。这种影响不仅限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的苏联，它几乎波及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而且直到他已经死去了很久远的今天。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政治家像斯大林这样能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带来如此深远、广泛的影响。研究这个特殊时代和这个特殊人物便显得尤为重要。

在斯大林死后的几十年中，关于斯大林时代、斯大林本人的各种传记、揭密、肖像、生涯类的书籍数不胜数，由于缺乏证据和原始资料，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仍然是众说纷纭，连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出身、家庭生活也被包裹在一层迷雾之中。斯大林时代的确是个多谜的时代，而斯大林本人又成为这众多无底之谜中的最大的谜团。

古罗马曾有一条“记忆判罪律”，按照这条法律，凡现任最高统帅不满意的东西均应忘却。斯大林本人是否知道有这条法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法律在斯大林这里被执行得最彻底、最

坚决、而且最严格。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社会的，也有斯大林本人的经历的和个人性格方面的多种因素。简单地认为是斯大林个人在有意掩盖事情的真相似乎有失偏颇。纵观俄国革命的历史，从最早的十二月党人的密秘组织到民粹派暗杀沙皇的计划，而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在长期的密秘地下活动之后，突然举行武装起义后取得了政权。俄国历史几乎明白地显示，成功地保守了密秘，革命就可以走向胜利，而泄密则成了失败的既便不是惟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守密不仅成了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成了每一个党员的思维习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逐步确立了斯大林在党内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保守各种各样的秘密（政治的、工作的、私生活的）就不仅仅是作为传统被沿袭着，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成了重要的运作手段。

斯大林本人的革命经历与布尔什维克的许多其他领袖不同，他没有侨居国外、辩论理论、进行鼓动性演说的经历，他一直都是默默地、秘密地、长期地从事地下活动。他的这种经历，可想而知会怎样地将一个天性沉默寡言的人变得惜字如金，尤其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可以说，在众多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记载，只有一个场合有过出自他本人之口的一句话，后来被每一本书的作者翻来覆去地引用，那便是 1931 年德国作家艾·路德维希同斯大林有过的一次谈话。

他问斯大林：“是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也许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

斯大林回答：“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

然而这是不是事实呢？众所周知：斯大林的父亲是个酒鬼，

经常喝醉酒之后殴打妻子和儿子；母亲是个洗衣女工，为了将儿子教育得出人头地也没少打过儿子。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说斯大林在扯谎呢？不能这样认为，因为他说的第一话是“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没受过教育的人用殴打来“教育”子女是司空见惯的，合乎他们的处世方法。所谓待他不坏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他们竟然能够把儿子送到了中等学校去读书，这在一般穷人是难以想象的事。

因此，正是由于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事实”，再加上各种保密措施，使得人们对有关斯大林的一切，尤其是他的家庭生活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斯大林在政治上的“秘密屠杀”使人很容易接受这样一些形容词：“冷血”、“冷酷无情”、“可怕”。连他所钟爱的惟一的亲生女儿也是这样看待他的。那么，他在家庭生活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周围的亲人们又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在一起是怎样相处？这些亲人最后又落到了什么境地？这正是我们这本书所要描述和关心的事情。

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一个谜，那么斯大林的私生活应该说就是这个谜中之谜。

讳莫如深的出身与早年

斯大林在世时谈及自己的早年的话少而又少，但阻止别人谈及此事的言论和行动却不乏其例。可以说，革命者除了党的事业不应当存在任何个人的东西，这一原则已被斯大林发展到了极致。尽管列宁还有其他革命者，他们也不写日记，也不过多地宣传自己的家庭，但至少这些事并不模糊，没有什么疑点，斯大林却不一样。

布尔加科夫是斯大林时代最神秘的作家。他因为写过几本被禁的剧本而出名，也因为一个已经上演的剧（《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受到斯大林格外垂青。这出戏斯大林看了无数遍，作者也因此名噪一时。当作家得到剧院交下的任务为斯大林的青年时代写剧本后，很快就写了一部有趣的、富于浪漫色彩的关于科巴（斯大林年轻时的曾用名）的剧本。剧本很快在剧院通过了，但后来，作家同院方谈妥，要到格鲁吉亚去一次，找些科巴同时代的见证人谈谈，充实一下剧本，并找找有关档案和文献资料。于是，此事突然半途而废，剧院领导对作家说，斯大林的秘书处读了剧本后说，不能把斯大林化为文化艺术形象，让他在台上讲一些纯属虚构的话。据说，斯大林本人说：“所有的年轻人都一样，为什么关于斯大林的青年时代要写一部剧呢？”于是，剧本夭折了。

1929年，准备全民庆祝斯大林50大寿时，斯大林的秘书托夫斯图哈^①从所有的档案馆里要出了关于斯大林的档案资料，确切地说是斯大林十月革命前活动的档案资料。原本是想写一部完整的斯大林传记，结果只写出了一本薄薄的、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斯大林传略》。

在托夫斯图哈的档案中有同党的著名史学家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②的书信往来。当后者想为领袖写传记要求借阅这批档案资料时，托夫斯图哈回信说：“……迄今为止，资料少得犹如‘猫的眼泪’……档案资料贫乏，提供不了任何东西。”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高尔基固执地不肯为斯大林写传记。但是托夫斯图哈的档案却表明情况刚好相反，他给高尔基的回信写道：“虽然拖了些时间，我还是把有关斯大林生平的某些材料给您送去，正如我已经事先说明的那样，材料相当缺乏……”

对所有这一切的解释很合逻辑：斯大林不喜欢过多地提到自己。用斯大林自己的话则是：“跟其他革命者相比，我当时并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工作。”

一句话，斯大林宁可没人知道他的过去，最起码，不想让人详尽地了解他早年的生活以及他的双亲，尤其是那酒鬼鞋匠父亲。这个人最后的下场和结局人们传说不一。对他的母亲也流传着各种“谣言”。有人甚至对斯大林到底是谁的真正的儿子（不是指形式上的）也提出问题，还有他的生日也不确切。在所有这

① 伊万·托夫斯图哈（1889～1935）曾参加十月革命活动，1921年起做党的工作，1931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② 叶·雅罗斯拉夫斯基（1878～1943）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为党中央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写过多种党史作品。

些不确定中，有一件事却是确定的，那就是：斯大林出生在格鲁吉亚的一座小城——哥里。

马克西姆·高尔基在漫游高加索时曾这样描写这座小城：

哥里是库拉河口的小城，跟一座像样的村庄差不多大。中间有一座高的小山，山上是城堡。有一种独特的壮美情调：烈日当空，库拉河流水奔腾，不远处是山峦，山中是一座座小屋构成的城市，远处是高加索山脉，终年积雪……

这座小城地处第比利斯省的一个风景秀丽地区的中心，座落在湍急的库拉河畔，被群山环抱，山谷里的葡萄园、麦田和果园闻名遐迩。这里是希腊神话传说中寻找金羊毛的地方。应该说这是个“风水”不错的中亚小城。

这种半农村半城镇的气氛使人既不拘于单调乏味的城市生活，又有着充分的自由活动的空间。这里广泛地流传着许多故事和传说。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都曾在这儿打过仗，波斯和土耳其也曾入侵过这里，民间故事和民歌中流传着著名的高加索强盗、绿林好汉，他们杀富济贫，其中有些是民族英雄或反抗沙皇的格鲁吉亚贵族。斯大林童年时代，哥里附近仍有拦路强盗出没。这些多半是些格鲁吉亚穷困的小乡绅，虽然已经失去了固定收入和地位，但仍然是个“精神贵族”，为了自尊心或复仇而搞的袭击，有些近乎是强盗的活动，但却不乏罗曼蒂克的魅力，使整个地区都传播着他们的“英勇”故事。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崇尚武力、英雄和反叛并不奇怪。

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别索）·朱加什维利是离第比利斯不远的迪迪-利洛村人。他的祖父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反抗与叛道

精神的血性汉子。他住在利亚赫维斯山谷，曾参加过农奴暴动，坐过牢，又逃跑，又暴动，又被抓，又逃跑，终于在迪迪-利洛村娶妻生子，安定下来。别索的哥哥在酒后斗殴时被杀。别索既能打架又能喝酒，他离开了小村子到第比利斯去当鞋匠。

我们有理由相信别索离开家时是兴高采烈的，因为他在十年前还是个农奴，要不是赶上了废除农奴制，他恐怕一辈子也难离开迪迪-利洛村，除非他被转卖到什么地方。

别索皮肤黑黑的，中等个头，削瘦，额头低平，留胡须。他到哥里去访友，在那儿遇见了16岁的凯凯。凯凯长得很秀气，白皮肤，有点儿雀斑，笃信宗教，还识几个字，喜欢音乐。可以称得上是个红头发的美人。也有一种说法是她一字不识，老了以后，为了配得上自己的儿子学认了一些字。其实，是什么时候学的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从这点可以看出她是个向往知识、有点儿追求的女人。

当地1874年的婚姻登记册上这样写着：

哥里临时居民、农民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东正教徒，初婚，24岁；新娘为家住哥里市的已故农民格奥尔基·格拉泽之女叶卡捷琳娜，东正教徒，初婚，16岁，于5月17日成婚。

这样，别索·朱加什维利成了哥里市民。格鲁吉亚的婚礼很热闹，一搞就是好几天、他们没完没了地祝酒，不喝醉了就不算喝好了。而别索酒量吓人，喝多了不像有的人要么去睡大觉、要么吹大牛、要么又唱又叫，而是阴沉沉的，一声不吭。然后，就会寻衅斗殴，仿佛心里有一股无名的孽火。凯凯在婚礼上就对配

偶有所了解了。

一对普通的穷苦人，婚后很快就踏上了被穷苦人重复了千百万遍的穷苦生活。男人阴沉、粗暴、酗酒；女人挨揍、干活儿、生孩子。像这样的生活也许并不新鲜，他们周围有许多人就是这样一辈子一块儿混到老、混到死的。因此，一开始他们也和别人一样就这么过着。

叶卡捷琳娜一年生一个孩子，而且生一个死一个，一连生了三个，三个都夭折。有人说斯大林是第三个，有人说是第四个，总之，是最后一个儿子，他终于活了下来，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健康、顽强、执着。受洗时他被赐约瑟夫之名。

公开的大部分传记，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写着斯大林生于1879年12月21日。这个生日一直沿用至今。然而，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在1996年曾发现了一份哥里市圣母升天教堂出生登记册上关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出生情况的记录照像复制件，上面写着：

1878年。出于12月6日，受洗于17日，双亲为家住哥里市的农民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及其配偶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教父为家住哥里市的农民齐希塔特里什维利。

如此看来，他的生日比原苏联全国隆重庆祝的官方宣布的生日早了一年多！

这样的隐瞒或许是政治上的考虑，不是本书所要谈论的题目，但却可见他的身世中有着那么多的疑点，如果不是他后来的出人头地，像这样在底层默默无闻地出生又无声无息、连个确切

履历都没有地走完贫苦一生的人，的确比比皆是。而像别索这样的酒鬼鞋匠也不会有人注意。

斯大林早期写过的一本小册子里，曾用父亲的经历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他写道：

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铺，因为竞争不过大厂主，结果只好关门，到第比利斯皮鞋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并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钱，凑一笔资本，再开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他的意识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①

这种境况，甚至雇主的名字就是别索的个人生活写照。这个鞋匠被自己“小资产阶级”的野心和实际地位之间的冲突搞得极不痛快，而酗酒则是最简单、最直接地发泄心中郁闷的方式。斯大林的同学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他的父亲嗜酒如命，经常殴打妻子和孩子。而索索（在格鲁吉亚，母亲对男孩儿常用的爱称）显然因此并不喜欢父亲。

这种敌意，别索当然能够感觉到，于是一有机会就找借口狠揍儿子。斯大林童年的一个朋友伊雷马什维里写道：“无端而可怕的殴打，使得索索变得像他的父亲一样冷酷无情。”为了避免遭遇喝醉了的父亲，索索学会了许多招数，也磨炼出了避免受害的各种本能：机警、假装和忍耐。在这个家庭中，母亲和儿子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

都处在弱者的地位，父亲则用暴力统治着弱小者。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曾回忆说，她父亲告诉过她，为了保护自己母亲，“他有一天将一把刀子向父亲甩了过去。父亲怒吼着追他，邻居把他藏了起来。”

酒鬼和暴徒应该说只是别索的一面，另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还是个颇有点儿进取心的人，只不过命运没有给他实现梦想的机会罢了。他一心想要自己做主人，但现实却是他只能从一个农奴变成了雇佣奴隶。他拼全力与命运抗争，甚至不去养家糊口，就为了爬上资产阶级下层的阶梯。当然，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除了外界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他自身的致命缺陷（酗酒和暴躁）也是他走向失败的原因。

索索在与生俱来的贫穷和悲惨的环境中长大。凯凯由于丈夫不把挣来的钱交给自己养家，便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干活。洗衣服、烤面包、缝衣服、帮人干杂活儿，为了让惟一的儿子吃饱穿暖而拼命去干，有时还要到别人家里作女仆。

这样，出现了一些传说，连斯大林在世的时候都在盛传。“斯大林不是那个没文化的别索的儿子，有人说他是普尔热瓦利斯基的儿子。”戈格利泽^①的信上这样写着：普尔热瓦利斯基是俄国著名的旅行家，也确实到过哥里。斯大林时代百科全书上印的他那张长小胡子的脸影影绰绰地像斯大林。

斯大林死后，恐惧消失了，人们又传说了几个可能是斯大林父亲的人，其中有一个甚至是个犹太商人，但说的最多的还是雅科夫·埃格纳塔什维利。这是个有钱的酒商、拳击爱好者，凯凯

^① 戈格利泽是哥里的市民，对斯大林幼年情况比较了解，曾向俄国作家拉津斯基提供过不少目击证据。